

贾平凹



作家出版社

2431

高

手

口



興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兴/贾平凹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8  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95 - 3

I. 高… II. 贾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3496 号

## 高 兴

---

作者: 贾平凹

责任编辑: 懿翎 朱燕 汉睿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350 千

印张: 14.5

插页: 8

版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95 - 3

定价: 29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辛巳

**贾平凹** 一九五二年古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。父亲是乡村教师，母亲是农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，沦为“可教子女”。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，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。此后，一直生活在西安，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。

出版的主要作品：《商州初录》、《浮躁》、《废都》、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、《高老庄》、《天狗》、《黑氏》、《美穴地》、《五魁》、《妊娠》、《怀念狼》、《病相报告》、《秦腔》等。曾获得全国文学奖三次，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，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，《秦腔》获得红楼梦·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。已经翻译出版了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韩、越等文字二十多种版本。

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，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，警察说：猪肉用被褥裹猪肉，警棍还在戳，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，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。这奸种，暴露了真相，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，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。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，一定是未婚，没骗过的羊冲得很。

# 高

2



名字？

刘高兴。

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？

我改名了，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。

还高兴……刘哈娃！

同志，你得叫我刘高兴。

刘高兴！

在。

你知道为啥铐你？

是因这死鬼吗？

交代你的事！

我不该把五富背了来坐火车。

知道不该背为啥要背？

他得回家呀。

家在哪儿？

商州的清风镇。

我问你！

就这儿。

哎？

西安么。

西安？！

我应该在西安。

你老实点！

老实着呀。

那怎么是应该？

真的是应该，同志，因为……

这是2000年10月13日，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，警察给我做笔录。天上一直在刮风，广场外的那些法国梧桐、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，到处是红的黄的，颜色鲜亮。

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，是白公鸡。以清风镇的讲究，人在外边死了，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，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。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，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。白公鸡有两斤半，最多两斤半，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，我就生气了。胡说，啥货我掂不来！我说：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？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，这婆娘还只顾嚷嚷：复秤复秤，可以复秤呀！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。

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，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。这是啥，警棍在戳。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，全灰了。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，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，警察说：猪肉？用被褥裹猪肉？！警棍还在戳，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，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。这孬种，暴露了真相，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，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。

能不能铐左手？我给警察笑，因为右臂在挖地沟时拉伤过肌腱。这回是警棍戳着了 my 裆，男人的裆一戳就麻了，他说：严肃点！我严肃了。

我的眼睛发黏，好像一下子生出许多眼屎，看东西都有些模糊。但我没有惊慌失措。要稳住。警察的钢笔似乎下水不利，不停地甩，那额头上的一片小疙瘩就全红了。我伸了脚去踩飘过来的法国梧桐叶子，没有踩着。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，一定是未婚，没骗过的羊冲得很！

咔嚓，有人在拍照了。



# 高

4

# 兴

我最讨厌的是那个记者，装嫩呀，三十多了还梳个齐溜溜！她拍照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，等拢了拢头发，把衣领扯平，还摆了个侧面让她再照，但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的，仍然是我半拱着腰在接受笔录的样子，而我的面前是一个用绳子捆扎的印花被卷儿，五富的脚没有裹严，露出那只塞着棉花的黄胶鞋。把他的，这张照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样么！身份证上的照片要求正面照，要照出耳朵，没有谁照出来不像个罪犯的，可我的鼻子高，嘴角有棱，她偏不侧着照，这×女子！

那不是我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

五富的尸体在运往殡仪馆后，我被释放了，但我必须要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候五富的老婆赶来处理五富的后事，而广场上许多人是看过了报纸，指着我说：瞧，背尸要坐火车的就是他！他们叫着刘哈娃，我不理睬。再叫：商州炒面客！我们商州地区苦焦，春季里青黄不接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种炒面。叫我们是炒面客那是作践我们哩，我当然更是不理睬。我是要想想问题了，于是我想：五富的尸体被运往殡仪馆了，五富的魂肯定还在这个广场上，在广场的那一排路灯杆上呢，还是在那一辆推过来的装满了烧鸡、熟鸭蛋、面包和矿泉水瓶的叫卖货车上？我在那个时候腰又发酸发困，手便撑在了后腰上，就再想：汽车的好与坏在于发动机而不在于外形吧，肾是不是人的根本呢，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，是刘哈娃，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，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。是西安人！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，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，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，挺直了脖子，大方地踱步子，一步一个声响。那声响在示威：我不是刘哈娃，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，我是西安的刘高兴，刘——高——兴！

孟夷纯在初次见我的那天，她说：刘高兴，你不像个农民。我当时说：是吗，羊肉怎么会没有膻味呢？孟夷纯说，她在城里见的人多了，有些人与其说是官员，是企业家，是

教授，不如说他们才是农民。孟夷纯的话其实说到了我心上，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，起码和五富不一样。这话我不会说出口的，但我的确贵气哩。

我可以举例说明呀：一、我精于心算。在我小小的时候，加减乘除从不打草稿，你一报数字，三位数四位数都行，我就能得出答案。我当然有一套算法，但我不告诉人。二、我曾经饿着肚子，跑三十里路去县城看一场戏。三、我身上的衣服旧是旧，可从来都是干净的。我没有熨斗，在茶缸里倒上开水在裤子上熨，能熨出棱儿来。四、我会吹箫，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，吹箫的就我一人。五、我有了苦不对人说，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，一笑了之。六、我反感怨恨诅咒，天你恨吗，你父母也恨吗，何必呀！来买肾的那人说肾是给西安的一个大老板用的，得检查我有没有别的病，查就查吧，只查出我有痔疮，还嫌我身体发福，说了句：形散神不散。这让我生气，生气过了也就不生气了，临走我给他在清风镇收买了一篮子柴鸡蛋。七、我生就的嘴角上翘，所以我快乐。四年前王妈给我说媒，我吹了三天三夜箫，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，我去卖血，卖了三次血，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。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，那女的却嫁了别人。嫁别人就嫁别人吧，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，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，我说：你那个大脚骨，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！

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。

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多的向往！自从我的肾移植到西安后，我几次梦里见到了西安的城墙和城洞的门扇上碗口大的泡钉，也梦见过有着金顶的钟楼，我就坐在城墙外一棵弯脖子的松下的白石头上。当我后来到了西安，城墙城门和钟楼与我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，城墙外真的有一棵弯脖子松，松下有块白石头。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：我为





6

什么力气总不够，五富能背一百五十斤柴草蹚齐腰深的河，我却不行？五富一次可以吃十斤熟红苕，我吃了三斤胃里就吐酸水？五富那么憨笨的能早早娶了老婆生了娃，我竟然一直光棍？这是什么道理呢?! 因为我活该要做西安人!





你扇他 他还给你笑 这就是五富。

# 高

8

# 興

我真的就成了西安人。如果人生的光景是分节过的，清风镇的一节，那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麦草，风一吹就散了，新的一节那就是城市生活。

那么，还是说五富吧。什么都搁下，都算了，五富最丑，也最俗，我却是搁不下，不算了。在火车站的广场，以及后来又到了派出所，我反复说过，我这一生注定要和五富有关系的，这或许是前世的孽债，不是他曾经欠了我，就是我曾经欠了他。

他大我五岁。一般的情况下我应该跟着他浪的，但事实是他一直是我的尾巴。韩大宝说我之所以和五富好是为了五富年轻的老婆，这是在侮辱我。我看得上她吗？那么大的奶，屁股又像个筛箩。韦达就曾经惊奇我的审美，说农民都是原始爱情观，就是喜欢丰乳丰臀的女人，能生孩子。好么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压根儿不是农民么！五富的老婆果然生了三个男孩，三个男孩像三个土匪，又都能吃能喝，五富就苦了，为全家人的吃喝煎熬。清风镇就那么点耕地，九十年代后修铁路呀修高速路呀，耕地面积日益减少，差不多的劳力都出去打工，但五富笨，没人愿意带他，我就把他承携了。我们去县城周围给人家盖房，拱墓，打胡基，垒灶台，挣不了几个钱又回来了，回来了又得出去，就这样反反复复了几年。而让我感动的是，每次回来，我说五富你回去了和老婆干受活的事呀，我却光×打得炕沿响，这不公平。五富说那咋办？我说起码今天晚上你也不能回去。五富就真的不回去，在我家陪我喝酒。

对于我卖肾的事，清风镇人都不知道，但五富清楚。这

事你要烂在肚里，听见了吗，五富！五富给我表忠心，他说：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我是红小兵，我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肉上的，我也给你别。他果然拿了别针就在胸肉上别，血流了一片，我虽然把别针夺了，他的胸肉上以后就留下了第二个疤。

韩大宝是第一个离开清风镇到西安的，最初听说他混得一般，后来又传出他已经非常的有钱了，韩大宝就是一块馓子，把清风镇的面团给发了，许多人都去投奔他。我鼓动五富：咱也去吧。五富说：在咱县上打工，见到的人吃穿和咱差不多，倒不觉得别扭，如果到西安，咱明显和人家不一样，这心就怯了。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五富这个怯，西安人三头六臂啦，是老虎吃人啦，没出息！我一气不理五富了，坐在县城的街道沿上吃烟，一只狗叼了根骨头在旁边啃，骨头上一点肉都没有了，它还在啃，啃了半天了。我一脚把狗踢开，捡起骨头扔到了对面的屋顶上。五富疑惑地看我，说咱真不能去，去了能不能回来？我说混得好了当然不回了。他吃惊地叫起来：你才盖了两间新房呀！我说：两间房算啥呀，如果两间房把我拴在清风镇，那两间房是棺材呀？！我这么说着，也就在那一刻，我意识到了去西安已经是板上钉钉了，或者说，肾在西安呼唤我，我必须去西安！五富却说你要真不回来了，那两间房一定让给我。我真是火了，我说：我还有这一双鞋，要不要？脱下鞋扇他的头。

你扇他，他还给你笑，这就是五富。起来，给我要碗面汤去！我们是带着干馍去面馆里要面汤泡着吃的，不买面条却要喝面汤，店老板肯定是不给的，五富拿了个净碗去了。我说：拿别人吃过饭的碗！拿别人吃过饭的碗老板就以为我们是吃了面条的，五富他想不到这点，这个猪脑子！

我也曾经问过五富这样一个问题：一个人被人救过命，后来又救过别人的命，如果要让救过他命的人和他救过命的人必须死一个，死的应该谁？五富回答不上来，问：是



# 鸟

10

谁？我说：救过的人不应该死吧。他说：为啥？我叹了一口气，不愿意给他解释，用箫敲他的脑门：给我捏捏脖子！他立即替我捏脖子，五富会捏脖子，捏得不轻不重，又在穴位上。

# 兴

我是没有救过五富的命，但我实在却也需要五富，这需要不仅是五富能言听计从，我更需要的是花很多精力甚至钱财来关照这个蠢笨的人。

五富，你得走，跟我走。

韩大宝又领我们去租赁了两辆架子车，也仅仅只剩下两辆其中一辆是没轮胎的，铁轱辘上裹着破胶皮。这辆破车当然归五富，他的力气比我大。再是，我们去一个老头儿的小摊上买秤，我这时才知道拾破烂的秤都是假秤，一斤的东西只能称出八两。



# 高

12

# 興

2000年3月10日，记着这一天，我和五富来到了西安。

五富一下火车就紧张了，他的嘴张着，肌肉僵硬，天还有点凉，但汗出了一层又出一层。奇怪的是我们都穿了我们最好的衣服，现在却显得那样的破旧和灰暗。而且手黝黑，手怎么一下子就黝黑了呢？五富一直扯着我的衣襟，前脚总是磕碰着我的脚后跟，我让他不要扯我的衣襟，不扯我的衣襟又怕他走丢。没事的，五富，你到我前边走，我说咋走你咋走。楼是一幢一幢高低胖瘦往空中戳着，路上架路，曲里拐弯，在人和车搅和得像蚂蚁窝一样的闹市里，我是能分辨出方向的，虽然没有太阳却知道哪儿是东哪儿是西。我得轻松一下，我说：五富，我问你，一头牛……我话没说完，五富说：牛？哪儿有牛？！我恨他，我说：一头牛，牛头朝东，尾巴朝哪儿？五富说：朝西。我说：错！朝下。五富想了想，是朝下，说：哈娃你能！我当然能。我就提示他不要夹着胳膊走，怎么舒服怎么甩，不要脚抬得过高，抬脚过高别人就看出你是从山区来的，还有，把牙缝里的馍屑剔净！但是，五富就嚷嚷着他要尿呀，而且紧天火炮的，脸憋成紫黑。找到了厕所，我才知道他的内裤上缝了个口袋，口袋里装了五十元钱。他让我用身子挡住他，以免被别人发现了。他装钱的口袋就在内裤上，他说：城里贼多，抬蹄割掌哩！

我们是在城南的池头村里寻找韩大宝，因为寻着韩大宝才可能在西安落脚。进村口的时候，有孝子在路边烧纸，天空里可能有鬼，我们怀疑鬼在日弄我们，在村里转来转去打听不出韩大宝到底住在哪儿。池头村原本也是农村，城市不断扩张后它成了城中村，村人虽然还是农村户籍，却家家把